考信錄

商考信錄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太甲 沃丁以後諸王附

補 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 逸書伊訓見漢書律歷志

備覽 ○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 史記殷本紀

補 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

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孟子）

【補】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備覽○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太甲稱太宗（史記殷本紀）

竹書紀年云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杜氏云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

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爲大與尚書敘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余按孟子云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又云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史記云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則是伊尹自復太甲太甲並無潛出之事太甲復位之後伊尹仍爲之相

王沃丁時始卒未嘗死於太甲之世明矣且祁奚之所謂無怨者正以太甲復位之後仍以爲相仍聽其言爲無怨耳非謂其立陟也若既殺其身矣安得復謂之無怨乎蓋自戰國以後風俗日頹見利忘義世俗之人習見而以爲固然遂妄意古聖人之亦如是是以有舜囚堯啟殺益太甲殺伊尹之說其意以爲不如是堯益伊尹必將據天下於己而不肯與人而豈知古聖人之心廣大若天地光明若日月其視富

貴猶敝蹝然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
不與焉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
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蓋惟聖
賢然後能知聖賢之心彼世俗之乾餱以愆者烏足
以知之哉漢昭烈帝將終謂諸葛武侯曰嗣子可輔
輔之若不可輔君可自取此乃至誠肺腑之言有何
詐僞而後世論者乃謂其以不肖之心待武侯故爲
是言以堅其意甚矣世人之好以小人之心度聖賢

也嗟夫嗟夫此考信錄之所以不得不作也說並見前夏啟篇中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詩商頌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書君奭

按經傳中稱相湯以治天下者曰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書君奭曰天誅造官自牧宮朕載自亳逸書伊訓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云云故就湯而說

之以伐夏救民曰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並孟子）曰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書序）皆稱爲伊尹未有一語稱爲保衡阿衡者稱放太甲而復之者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逸書伊訓）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春秋傳）曰太甲顚覆湯之典型伊尹放之於桐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並孟子）皆稱爲伊尹亦未有一語稱爲保衡阿衡者然則保衡阿衡之非伊尹

明矣其稱佐太甲者則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曰昔在中葉云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然則相成湯放太甲者自伊尹事太甲復位之後佐太甲者自阿衡保衡事迥非一人明矣惟劉焯所傳僞古文尚書於伊訓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於說命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皆以伊尹之事加於阿衡保衡無他彼見史記有伊尹名阿衡之文不知其誤遂從而稱之耳故凡尚書出於西漢時者與司馬遷劉歆王肅之

說多有異同出於東晉後者則皆本司馬遷劉歆王肅之悞而不之改然則書之眞僞如黑白之分明苟非矇瞍無不辨者而近世文人乃謂其書非二帝三王不能作嗚乎其亦不思而已矣說並見前伊尹篇中

備覽○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史記殷本紀

備覽○太庚崩子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雍已崩弟太戊立同上

太戊 中丁以後諸王附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書無逸

備覽○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祥桑枯死史記殷本紀

此事尚書大傳以爲武丁祖已之事韓詩外傳以爲成湯伊尹之事但云穀生而不言桑說苑則於太戊

武丁兩載之余按此必一事而傳之者異詞或以爲成湯或以爲太戊或以爲武丁耳遂兩載之誤矣成湯聖敬日躋遂有天下豈待爲天子後然後懼而修德尚書稱武丁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則亦非因災而後自警者惟太戊尚書稱其嚴恭寅畏治民祗懼則史記以此事爲太戊時者近是且太戊之書無存於世者固當有遺美在若湯武丁則經傳述之者多似不應遺此事也而其文亦多淺易惟史

記較爲簡古似司馬氏所採之書獨得其實故惟載
史記之文於太戊之世而湯武丁之篇不錄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書君奭
楚詞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註云巫咸殷
中宗時神巫後世文人往往相沿用之余按巫者氏
也其先世或嘗爲巫祝之官或其采邑在巫子孫因
以爲氏皆未可知要之咸乃商之大臣安社稷者非
巫也屈宋生長蠻方沿訛踵謬固宜後世文人何爲

而皆效之乎

呂覽云巫咸作筮余按易傳卦畫於伏羲氏不容歷二千年至巫咸而後有筮恐係後人之所附會故不敢載

備覽〇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作太戊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史記殷本紀

按周公無逸篇稱太戊德至矣而君奭篇所紀賢臣

亦較多其書有咸乂原命等篇皆君臣相得之事則

太戊之於商乃成湯以後最盛之世也惜乎其書皆

亡其善政之詳無可考矣○又按僞古文尚書太甲

時有伊訓太甲及咸有一德太戊時則咸乂太戊原

命皆無之蓋太甲之事經傳多言之而其文亦間有

引於傳記者故有所倚傍以成篇若太戊事則罕見

於經傳故無從而擬之耳惜乎後人之不之察也

備覽○中宗崩子中丁立中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

河亶甲立殷復衰同上

備覽○仲丁遷於囂史記作隞河亶甲居相書序

備覽○河亶甲崩子祖乙立史記殷本紀

祖乙 祖辛以後諸王附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書君奭

備覽○祖乙圮于耿 書序○史記作遷于邢

備覽○祖乙崩子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 世本作開甲 史記立殷本紀

備覽○沃甲崩立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立沃甲之子

南庚 同上

備覽○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陽甲自中丁以來廢適而

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陽

甲崩弟盤庚立同上

大紀云仲丁當作沃丁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

則仲丁之名誤也余按自仲丁以後有外壬河亶甲

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至陽甲正得九世仲丁字

不誤也今胡氏乃專取兄終弟及之九世當之則自

沃丁至陽甲凡十四世豈得問隔數之統謂之比九

世亂乎且史記所謂亂者諸弟子爭立耳非立弟則

當遂謂之亂也若本不相爭而但因無子或子幼及
不肖而立弟豈得概謂之亂而太戊格於上帝享國
七十五年尤不可以謂之亂也故今仍用史記原文

盤庚 小辛小乙附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

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

靖非予有咎　書盤庚

按盤庚上篇乃誥羣臣者盡卿士大夫者萬民之望

觀篇中所云先惡于民云胥動以浮言則是民之梗

化皆卿士大夫之倡之也故先誥之盤庚其可謂知

本矣〇卿士大夫不與君一體於此見殷道之衰幸

而盤庚能正其本以義責之以刑惕之使之有所畏

憚而不敢慫其所欲爲所以卒能保守先業而有以

開武丁之中興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同上

按此文乃申明上文遲任求舊之義然云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則雖世家子弟亦必擇其賢者而用之

非槪以嫡長世及爲常也葢商世俗猶近古雖天子亦有立弟立庶者况於卿大夫猶晉成景以前卿雖世及猶擇其人至平頃以後而遂以父死子繼爲固然也觀此可知世變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玆

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此盤庚中篇乃誥萬民者觀其諄諄訓誡猶有上下一體之意若在後世惟以政率之以刑驅之耳於此知殷道雖衰而古風猶未泯也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

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今我旣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同上

此盤庚下篇乃旣遷之後通告臣民者無總于貨寶與孟子先義後利之意同於此知盤庚之使民以義是以卒能成其志也

備覽○盤庚之時殷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殷道復興諸侯來朝史記殷本紀

世儒多謂盤庚改商爲殷綱目前編因之於陽甲以前皆書曰商王於盤庚以後皆書曰殷王於盤庚之元祀書曰遷都於殷改國號曰殷余按商書盤庚篇云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是盤庚未遷以前已稱殷也商頌殷武篇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是盤庚既遷以後猶稱商也詩云殷商之旅又云咨汝殷商而書微子一篇或稱殷或稱商參差不一是殷與商可以連稱亦可以互稱也安在其爲改號也哉蓋商

者湯之國號而殷者則商之邑名後世所謂建都之地是也其稱爲殷商猶其稱爲京周也商邑於殷而遂號爲殷猶韓邑於鄭而遂號爲鄭魏邑於梁而遂號爲梁也商遷於他邑而皆名之爲殷猶晉遷於新田而仍名之爲絳楚遷於鄀而仍名之爲郢也不得以爲盤庚所改故今不從其說

備覽○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小辛崩弟小乙立同上

備覽○小乙崩子武丁立同上

武丁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書無逸

備覽○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 楚語

附論○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論語憲問篇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書君奭

補傅說舉於版築之閒孟子

存參○使以象夢求四方之人對曰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

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_{〔述語〕}

僞尚書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乎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云云余按夢恍惚之境也傳曰

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子不語怪力亂神自古
帝王賢聖未有以夢爲據者況命相尤天下之大事
乎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左右皆曰賢未可也
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是以
古之聖人必稽於衆奏以言試以功歷試皆效然後
用以爲相其難也如此烏有決之於一夢者乎且使
天果可以夢賚良弼則誠能格天者莫堯舜若矣堯
之舉舜舜之舉禹皐陶皆稽於衆奏以言試以功而

後得之天皆不以夢示之也惟春秋傳叔孫氏之豎牛以夢進史記田單之神師以夢進然是妖耳詐耳豈所以語於聖賢之事也哉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古之聖人言天者皆以人未嘗求之於冥漠也秦漢以後妖言迭興漢光武始以讖命三公明肅帝至以乩行賞罰而或不愜於衆或藉以濟其私史冊炯然爲世永戒嗚乎寧武丁之賢聖而有是哉或謂武丁嘗歷民間知說之賢旣立欲用爲相

恐卿士不服故托之於夢其說巧矣不知今說命之文實采諸史記而史記又本諸國語而衍之者然國語載武丁之書祇自明不言之故絕無帝賚良弼之文所謂求四方之賢聖亦初不謂專求說也四方之賢聖者衆詞也說其最賢聖者耳云以象夢者據象之所示夢之所感以爲求之之端非不考其言行而但求其形之肖也若如今說命所云則當云以象夢求良弼於四方不當云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矣蓋

國語象夢之文本近附會自史記衍之遂眞以爲夢中見之僞尚書再衍之遂若天召武丁而面賜之古今之書愈轉而愈失其眞者大抵如此此亦不必強爲之說也然使此事見於莊列呂覽則唐宋諸儒必有斥其妄者以其名爲尚書之故遂相視不敢議即或疑其不經不過曲爲之解而已卓識之難亦可慨矣故今不采僞書史記之文而但載國語之言以存參學者從容考其眞僞可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詩商頌）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既濟卦）

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孟子）

按孟子既云天下歸殷久矣而下復云武丁朝諸侯有天下則所謂歸殷者乃當賢聖之君之時非謂天下無一日不歸於殷也以賢聖之君之多也故統言

之曰人耳

附錄○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書高宗肜日）

尚書大傳載祖已言謂遠方將有來朝者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其說與尚書文不合蓋後人妄為附會者今不錄

附錄○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詩商頌）

按高宗肜日篇或以為高宗祭成湯或以為後王祭高宗然篇首旣云高宗肜日高宗廟號也則以為祭高宗者近是而詩稱武丁孫子則亦作於武丁之後者但皆不知為何王事故並附於武丁之後

備覽○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史記殷本紀

祖甲 庚辛以後諸王附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書無逸）

僞孔傳釋無逸篇祖甲云湯孫太甲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三年起就王位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蔡傳駁之今載其說於後

蔡九峰無逸篇傳 孔氏以祖甲爲太甲蓋以國語稱

帝甲亂之七世而殞意以爲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
又以不義爲王與太甲此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
甲者爲太甲然詳此章舊爲小人作其卽位與上章
爰暨小人作其卽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
賤而言非謂憸小之人也作其卽位亦不見太甲復
政思庸之意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王以太
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
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

文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詞也則祖甲之爲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余按馬鄭舊說皆以祖甲爲武丁子自王肅恃其聞好攻鄭氏始以祖甲爲太甲僞傳所云實本於此細核僞書僞傳之說大抵皆出於肅故正義云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不知此乃王肅之徒采肅之說僞撰此書以爲攻鄭氏之助

正與僞撰家語之旨相同齊梁之代經學斷絕因以
爲寶啗甘炉炫苟喜新異遂廢鄭註穎達不能爲乃
顧鄭其註反從而袒護之以致鄭學失傳千有餘年
皆遵王肅之謬說甚矣人之重名而不重實也蔡氏
之辨當矣然吾猶惜其不能直抉孔傳之僞而使其
罪抱不白之冤也
備覽○帝甲崩子廩辛漢書及帝王世紀皆作憑辛立廩辛崩弟庚字疑誤丁立史記殷本紀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書無逸）

備覽○庚丁崩子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史記殷本紀）

備覽○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于太丁（按竹書紀年當作文丁）立（同上）

備覽○太丁崩子帝乙立同上

帝乙

自成湯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書酒誥）

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書多方）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書多士）

備覽○帝乙立殷益衰（史記殷本紀）

按書無逸篇稱祖甲以後諸王生則逸惟耽樂之從而此三篇乃云不自暇逸罔不明德何哉蓋古人之

文多大畧言之以其不若紂之酗身卽謂之不自暇逸不若紂之暴虐卽謂之明德愼罰恤祀耳且此乃爲毀衆而言故不暇細辨其優劣也言各有所當學者當善求其意不可以詞害志而謂帝乙以前皆賢君也

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易歸妹卦

按此文必有所本若但用卦爻洮義則何所見必歸之帝乙乎故今全載其文

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左傳哀公九年

宋祖帝乙左傳文公二年

史記殷本紀云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立爲嗣是以微子與紂爲異母也呂氏春秋乃云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生紂紂之父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紂故爲後由是敘次古史者多因之余按書微子篇但以王

子稱之至於同母異母爲兄爲弟經傳皆無明文惟
牧誓篇有云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廸王父似指箕
比而言母弟似指微子而言恐微子乃紂之同母弟
未必果紂之異母兄也至於呂覽之說尤爲乖謬古
者本無以妾爲妻之事春秋時雖有之然亦但以妾
冒妻之稱耳未有正名而立妾以爲妻者也即令帝
乙果有此事彼既已妻妾不辨矣復何辨於嫡庶而
堅持立嫡之議如此哉夫妾既爲后矣則妾之父母

即后之父母也妾之子女即后之子女也不子其故子則亦將不父其故父乎湯武皆以諸侯爲天子者如大史之說亦當立其爲天子後所生之少子而不得立其爲諸侯時所生之長子乎此雖至愚者不至是也且大史誠能據法而爭何不爭之於立妾爲妻之日而爭嫡庶於一人之子也妾反可以爲后而妾之子反不可以爲大子乎蓋史記呂覽之言皆因春秋傳元子之文而附會之者史記以爲元子者長子

之稱而長子不當不立故意其必庶長也呂覽以爲元子者嫡長之稱而嫡長尤不當不立故意其生時而母猶爲妾也不知元子之文本不必泥紂死無後而微子承殷祀即謂之元子也可武王非長也而金縢稱爲元孫魯仲孫氏亦稱爲孟氏漢文帝乃高帝第四子而淮南王稱爲大兄孟與大皆長之義也安得執其一字而疑之乎然史記之言雖未必果然而固有此理若呂覽乃必無之事而世之論者咸信之

或以大史泥立嫡之說爲非或以大史持立嫡之議爲是皆可謂夢中而說夢者矣至以微仲爲微子弟其說亦謬記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則衍乃微子之子明矣果帝乙之子當別有祿邑何得乃冒其兄之封爵乎史記亦謂衍爲微子之弟盡沿此說之誤故今皆不載

附錄○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宫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

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孟子）

按此文所稱不見於他傳記不知爲何王之事孟子生秦火以前古書存者尚多蓋必有所考而知之然云暴君代作則固統夏商兩代言之非一人之事矣姑附錄於此

備覽〇帝乙崩子辛立（史記殷本紀）

紂

補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孟子）

備覽○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史記殷本紀）

說苑云帝辛時爵生烏於城隅占之曰小以生巨國家必祉帝辛喜亢暴無極遂亡殷國余按小而生巨

新序以爲宋康王事向所推爲黑青者也蓋傳聞者異詞向遂兩載之耳今不錄

箕子者紂親戚也史記宋微子世家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同上

世儒謂箕子比干皆紂之叔父余按史記但稱爲紂親戚孟子稱比干爲王子以爲諸父似矣若箕子則未有以見其爲紂諸父也世儒蓋因誤讀孟子王子比干箕子膠鬲之文而謂王子兼下二人言之不知

比干爵邑不著故連王子爲文箕子自有爵邑豈得復以王子冠之若云王子箕子尚復成文義乎告子篇稱微子比干皆以爲紂叔父乃文義之小誤然無箕子則箕子或商宗室世卿亦未可知不得懸斷爲紂之諸父也

備覽○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桮爲玉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史記宋微子世家

膠鬲舉於魚鹽之中孟子

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呂氏春秋云武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余按孟子以膠鬲與傅說並稱又與微子箕比皆稱為賢烏有與妲己比與周人盟以傾其國者哉蓋國語亦戰國人所作戰國之士固多毀聖賢以快其意者至呂氏春秋

尤不足爲怪說並見後豐鎬別錄伯夷叔齊篇中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

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書酒誥

備覽○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晉語

備覽○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

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

之粟盈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　史記殷本紀

此言紂荒於酒色事故先列之

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書牧誓

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書立政

備覽○用費中爲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又用惡

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史記殷本紀

備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同上

韓詩外傳云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余按商容紂之臣也豈容有伐紂之心又豈能有伐紂之力微箕比干皆商貴戚大臣尚不敢萌此念況容之微賤乎此後人所妄托故不錄

此言紂用舍失宜事故次列之

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書召誥）

此言紂失民心事故又次列之

附錄○商紂爲黎之蒐東夷畔之（左傳昭公四年）

此事不知當在何年姑附錄於此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

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書西伯戡黎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於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

其（書微子）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同上）

父師少師史記以為太師疵少師彊僞孔傳及蔡傳

皆以爲箕子比干余按史記稱疵彊抱其樂器而奔周則是皆樂師耳玩書父師所言殊不類樂官語傳不之從是也然以爲箕比亦初無所據且比干稱王子似爵卑而無祿邑者若爲少師尊矣不應微箕皆以封爵著而比干獨以名稱尤可異者世既以父師爲箕子矣而又以箕子爲紂叔父夫紂叔父則王子也箕子身爲王子乃以王子稱微子乎大抵後儒之失皆在於强不知以爲知古書既缺不知其名則亦

已矣必欲强指其人無怪乎其舛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是余所深慕爾

按微子與父師所言紂失道事不過沉酗于酒而已而所言殷民之失乃居大半焉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曰小民方興相爲敵讎曰攘竊神祇之犧牷牲曰斂召敵讎曰罪合于一此皆殷民風俗之敝非謂紂也然風俗之敝由於所用之非人故言草竊姦宄即繼之以卿士師師非度言攘竊敵讎必先之以

咈其耇長也而老成所以不用羣臣所以失職則皆
由於紂之荒於酒色而不愼於用舍不勤於政事是
以微子父師皆先言其沉酗于酒而戡黎亦以民罔
弗欲喪歸咎於淫戲也是知立國之道當正其本而
用人尤在所當愼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季康子
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
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以衛靈之失道
猶能保其國況於中主又況於賢主乎然則人君之

要務可知已矣

附論○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篇

戰國策稱紂醢九侯脯鄂侯史記稱紂有酒池肉林倮逐之戲炮烙之刑新序稱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帝王世紀稱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烹伯邑考爲羹以賜文王水經注稱老人晨將渡水而沈吟難濟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也紂

乃斮脛而視髓由是僞古文尚書遂以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斮朝涉之脛等語入泰誓篇中余按紂之不善尚書微子牧誓等篇言之詳矣約其大槩有五一曰聽婦言牧誓所謂牝雞之晨者也二曰荒酒酒誥所謂酣身微子所謂酗酒者也三曰怠祀牧誓所謂昏棄肆祀微子所謂攘竊犧牷牲者也四曰斥逐貴戚老成牧誓所謂昏棄王父母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咈其耇長者也五曰收用憸邪小人牧誓所謂多

罪逋逃是信是使立政所謂羞刑暴德同于厥邦徵于所謂草竊姦宄罪合于一者也論語之稱三仁晉語之述妲己皆與此合即大雅蕩之篇爲後人之託言而其譏切紂失亦不外此五端蓋惟迷於酒色是以不復畏天念祖以致忠直逆耳讒人倖進故牧誓必推本於婦言酒誥悉歸咎於荒腆惟仁賢不用而掊克在位是以民罹其殃故召誥於祖亡出執必推本於智藏瘝在也經傳之文互相印證紂之不善了

然可見初無世俗所傳云云也然則世所傳紂之事猶今人語譏必歸之諸葛孔明劉伯溫語奸詐必歸之曹操也猶以周新折獄之事盡加之海瑞也其意不過欲甚紂之惡耳不知君子之論貴於持平不但當爲聖王辨其誣亦不必爲暴主增其罪且使人知紂之惡未至如世所傳而已足以亡國其爲後世炯戒不更大乎故今但載尚書之文及晉語之與尚書合者於史記則采其近似者列之備覽其餘不近情

理之事慨弗載焉亦子貢之意也紂之虐不及於天

下說已見前夏桀篇中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論語微子篇

附論○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論語微子篇

史記殷本紀微子之去在箕奴比死之前而宋世家

則載之於箕比受禍之後且記微子言云父子有骨

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隨而

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

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其意似戲於箕比之事而云然
者余按諫不聽而去乃異姓疎遠之臣然耳微子商
之懿親豈得以此爲比且本紀世家之文旣相矛盾
而世家又載尚書微子篇文於箕比未諫之前則是
司馬氏原無定見也細玩微子一篇似微子雖紂兄
弟而實不與於政事者所處之地與春秋傳衛文公
頗相類與箕比之有官守者不同是以父師少師皆
不以諫勸之而但云王子弗出我乃顛隮不必待箕

比之受禍而後去也史記以爲數諫不聽大抵亦出於揣度耳故今但以論語原文次之而世家之文不錄焉

韓詩外傳云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又云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解髮佯狂而去

是比干死而後箕子奴箕子以比干之死爲非也史
記宋世家云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
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
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又云王子比
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
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
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是箕子
奴而後比干死比干以箕子之奴爲非也余按箕比

之奴與死皆由所遇之殊非必自期於奴死也且箕

子不諫紂則已被髮徉狂欲何爲者此必箕比皆驟

諫紂幸而紂怒未甚則取而奴之不幸而紂怒甚則

取而殺之耳謂箕子不辭奴則然謂箕子自欲奴則

不然謂比干不畏死則可謂比干必欲死則不可也

二書之文皆後人因二人之奴與死而代爲之言者

是以其言淺近輕率而亦不得聖賢之心也殷本紀

載此事其先後與詩傳同而與宋世家互異然則子

長亦自無定見矣所稱箕子懼乃佯狂爲奴者亦非是箕子固非懼死之人而死不死亦不在於爲奴與否也要之三仁者賢同心同事之先後原可不必區別但論語文簡直疑得其實宋世家之先後與論語合而所稱剖心者詩傳無之恐亦出於附會故今但載論語之文而本紀世家詩傳之言悉不錄

箕子之明夷（易明夷卦）

附論○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易象下傳）

附錄○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左傳）

附錄○河竭而商亡（周語）

克東夷與河竭俱不知何年事姑附錄於此

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左傳宣公三年）

備覽○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史記殷本紀）

春秋傳云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

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
武王克商微子啟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
禮而歸之楚子從之史記云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
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
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金仁山通鑑前編駁之曰
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未遜面縛銜璧亦非
其事也且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實王家備三恪何
不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故面縛銜璧必武

庚也後世失其傳耳若微子則遯於荒野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畢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獲也（此文據綱目前編删節之當考本書）何孟春曰按書殷紂無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何應當日而有是事已去之後無復還之理而牧野之戰亦必不從人而伐其宗國也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之言特託之古人以規楚子乎徐氏遂曰武王既立武庚而又復微子之位則是微子與武庚同在故都

也厥後武庚之叛微子何以初無與同之迹然則武
王克商微子未嘗來歸也由三子之言觀之則微子
之不在殷明矣蓋武庚既誅之後乃求得微子而立
之若魯召叔孫豹於齊齊召鮑國於魯者然初無所
謂銜璧面縛之事也然仁山謂面縛銜璧爲武庚孟
春謂逢伯託古人以規楚子則猶過於信傳而曲爲
之解者蓋不但微子無銜璧事即許男亦無銜璧事
也何者楚之圍許非爭前也特以齊帥諸侯伐鄭楚

欲救鄭而畏其强故不得已圍許冀齊之移師以救許耳是以齊師一來楚師即退楚之不爭許明矣蓋使許欲叛齊即楚亦當在楚圍許之時豈有待楚歸國始帥其臣衆民逆涉而因蔡以求降者且許果降於楚則以後當遂從楚何以此後許仍事齊而楚亦聽之乎比其前後觀之此乃必無之事蓋楚人自張大之言左氏蒐羅太廣而誤采之耳不必別爲之說也

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及周公至皆然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云云余按商容殷之賢臣當此時非去則隱耳必不率百姓而觀其國之亡也且周之君臣與衞各別豈容屢悞此乃後人形容之詞非其事實故不錄

備考○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

色尚白同上

商考信錄卷之二終